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二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三

掌禹錫　蘇紳　王洙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郾城人中進士第為道州司理參

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為侍御史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為得漢武遠討為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贓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

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旨奇奥士子憚之目為難題掌公遷光禄卿改直秘閣英宗即位自秘書監遷太子賔客御史劾禹錫老疾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自舉几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為圖經嘉命術自推直生日年

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禄秩筭數盡于此矣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其要常乗駑馬衣冠汙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或慢侮之過閭巷人指以為戲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

其文大驚自以為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

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絶亦由征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王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

自致喪敗然衒宄負耻當有以剗除臣觀蠻情所恃者
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
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餱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
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閲忠敢澄海湖
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
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
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
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

穴杜絶蹊逕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畧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欵而徙之内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償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峡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十年無倣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已守桂州經制之蠻

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
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
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
妄與人官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
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
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
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傅封
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

曰慎選擇令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横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録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令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

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内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别則人品定

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内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

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爲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爲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算策畧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

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為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逞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

甚可悼也往者明道初蝗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必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寛其傜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凋偽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

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素歐陽修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譁憒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廷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

下神祇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
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為翰林學士史
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
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
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
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為醫者藥所悞猶力疾答之已
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朔
望喚仗入閤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

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請詔邊帥為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陜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戍軍皆當賊衝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戍軍則鄜延能應援陜西屯卒太多承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

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頌别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薦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

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為天章閣侍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修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妓雜坐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貝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揵薪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

粟誘願輸者以餔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
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為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為天章閣
侍講史館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
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
郎命撰大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
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
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
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

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嘗使契丹至韡淀契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洙鈎摭非禮陰與内侍石

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擢洙為
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即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
官論未一洙令禮直官塡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
說禮官吳充鞠直卿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
罪知府蔡襄釋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
不一請詰所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
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
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

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
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
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内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
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
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
行稍為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踰月
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能起矣洙汎
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

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官不應得
謚乃止預脩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鄉兵制度
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修修器重之用
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陜西轉運
副使元祐初為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
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凡閱書詔殊不
滿人意誰可為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曰章惇不喜

乃以勰為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為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

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祕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
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辟通判州事徙
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權知
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
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也宜
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
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其不直

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

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爲斷偃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爲令甞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名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并其子茂諶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力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諶婦

謝岢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為學從祖開頗器之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修起居注知制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召還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辭改侍讀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

庫兵而去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黄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

籍遷大理寺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句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迺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歴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脩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

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
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覩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
毬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
刑院入翰林為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
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
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劑
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
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

滅其可辯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濆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修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傾洙阿諛附會晚節汙變卒忘

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其列侍從
庶亡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
世至父邴廣南平入朝為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孫奭
為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羣居講
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内
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
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

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
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説論語老子
羣子弟侍聽因薦之眞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
説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
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帝悦未幾
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内朝直龍圖閣預内朝自
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李虛己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
門北閣遷太常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

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
會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戶部
員外郎為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
是仁宗益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
檢院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
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
龍圖閣學士預脩三朝正史為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
院史館脩撰判流內銓兼羣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元

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冊宸妃為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為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脩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悍屬李淑宋祁為銘志卒贈本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

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卒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之子諟為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孫奭辟兗州説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文行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

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宫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正殿説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一曰啓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柬侍從四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脩邊防七曰求諫諍八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

帝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効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絀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

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脩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

改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
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
悦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
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為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
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且以儒林
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
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
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

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敘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冢宰中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盖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

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柬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羣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陜西旱租

又欲論榷酤諸弊會仁宗不豫而止嘗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彦若試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知學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贖者吾所先

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國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玉清昭應宫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脩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勾院為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壖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

判鹽鐵勾院爲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名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爲第一及隨死無子錫屢賙其家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為國子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判王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撰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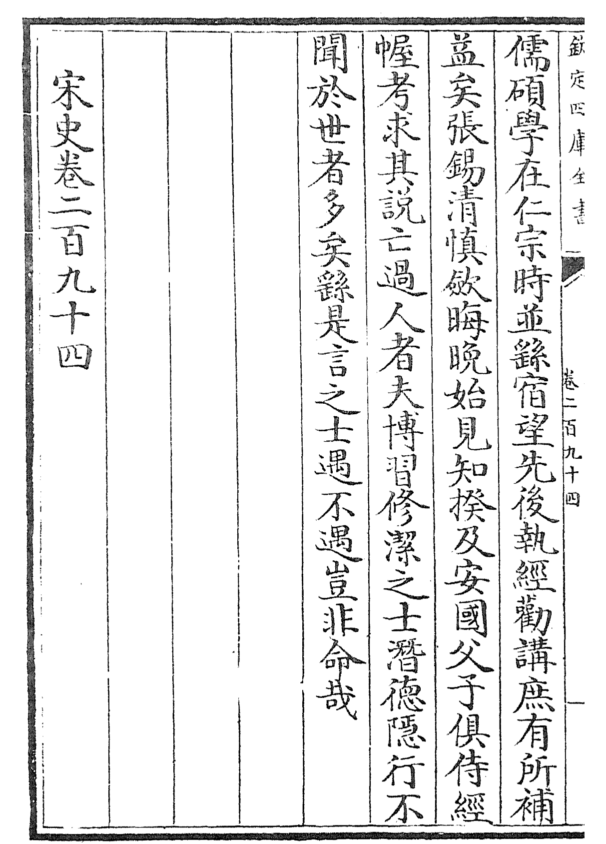
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為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謚為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容闊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為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

從受經州守王溥文薦為太學助教孫奭知兖州又薦為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既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為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為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安國五經及第為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兖州請監兖州酒稅從監益州糧料院入為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須選久之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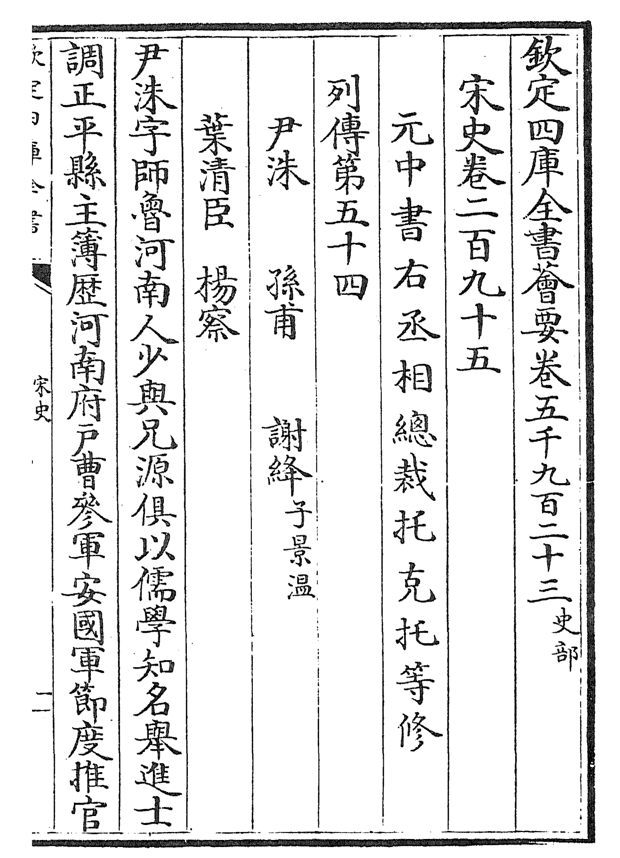
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為笑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

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
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
乃貫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寛之恐
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莩至起為
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
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
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修稱師民醇



儒碩學在仁宗時並餘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斂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説亡過人者夫博習修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於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四

尹洙　孫甫　謝絳子景温

葉清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

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戸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

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名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勑牓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蕟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强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乗石虎

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鋭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

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

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擊外失則

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

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

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

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揺者善敗也昔者

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

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十里之固而襲

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戎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叚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廪有

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乗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令邊郡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户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隷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

正盛秋旬閲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鋭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為迷亨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課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為經畧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為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為經畧安撫使范仲淹韓

琦副之復以洙為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栅壘召募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嚮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洙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為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鋭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

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沬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乎行陣又為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沬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

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輙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為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若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

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寛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令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壊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

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内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

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
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
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
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
過厚民間傳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
不甚愛惜令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内府豐
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
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

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悦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

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
涇原路經畧公事會鄭戩為陜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
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
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
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名滬
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諭狄青械滬士廉下
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

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康詣闕上書訟洙詔遣
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
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
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為償之又以為嘗自貸坐貶崇信
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
税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
琦為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内剛外和博學
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歴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

栁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為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司録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讌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為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意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

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行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舘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宫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

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

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宫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强後宫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

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歛可省其為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

深入關中者以啗厮囉等族不附慮為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歳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勢自兹為始其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西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為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歳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歳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

餘萬緡況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
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況
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
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
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
而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
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
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

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陜西經畧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

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
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為宰
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
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
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
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陜
州徙晉州為江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特贈右諫議

大夫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唐史藏祕閣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縣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州榷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

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名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税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為不可詔從濤奏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

宰相疑以為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綷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舉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

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以
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為統以金為
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
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導傳繼
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祕閣
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即位遷太常博
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
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為不可尋出

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絶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壊國邑傷稼穡顓事者知誅罰絶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

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輙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名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倿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

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賢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令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宮之膳避

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會修國史以絳為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濤官兩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内太宗皇帝肇修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寖廣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庫

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遁宿廣內者有不待之名人
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
其選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
外館直舍卑喧民櫚叢接太官衞尉供儗滋削虧體傷
風莫茲為甚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寥寥冊府不聞
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
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
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絳雖

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内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還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坌入鄤郭跳擲官寺井堰皆滿魯三書螟螽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歛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令典城牧民有顧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辯僞無實數蒙奬録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

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畧不限資考然後寛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静安守淵黙傳曰大祲之禮百官備

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譴讁而聖言罔感歟會郭皇后廢絳詩陳白華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

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内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為覈其實以多寡為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

改判禮院為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濆堰築新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輙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茭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故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

國子學敎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賔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景温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丈圩議者以為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温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

景温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為侍御史知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温劾軾向丁憂歸蜀乗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為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温難違衆議始云定當進服又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誣罔寖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已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

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温恊力招築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未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撥煩吏右司諫王覿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語言談禍福景温在郡為所惑禮餉甚厚遣十兵挐之入京數遣子慥至其處補李壻為小吏使出入官府崇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毆市人為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三年初置權六曹尚

書以為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時章惇為相景溫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為境惇用其說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禄卿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為光禄寺丞集賢校理通

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戸部勾院改鹽鐵判官上
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與太學
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
取名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
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
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
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
君之道也地以隂静臣之道也天動地静主尊臣卑易

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歷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臣請外為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濩落大瓠外

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甿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為

守懃游說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爲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爲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守懃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没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旦爲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爲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黄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定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懃事狀詔文彦博置劾

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有議者結中人惑聖聽以為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羌賊破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勲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欵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彦博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虚守勲之罪果白用章更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

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勲纔降湖
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
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為起居舍人
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
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删去内東門御厨皆内侍領
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
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為吕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
入翰林為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

者以清臣為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
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
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
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
急務清臣聞之為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剴切權
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
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
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

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

竦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逵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授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戸部副使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

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歷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罇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遺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

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令彼國出師輙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茍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邀絶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

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之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

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為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詿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甲官躐請厚奉或身為內供奉而有遇刺之給或為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

萬緡芙闕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戸一馬中戸二戸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英邁

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為徼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為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都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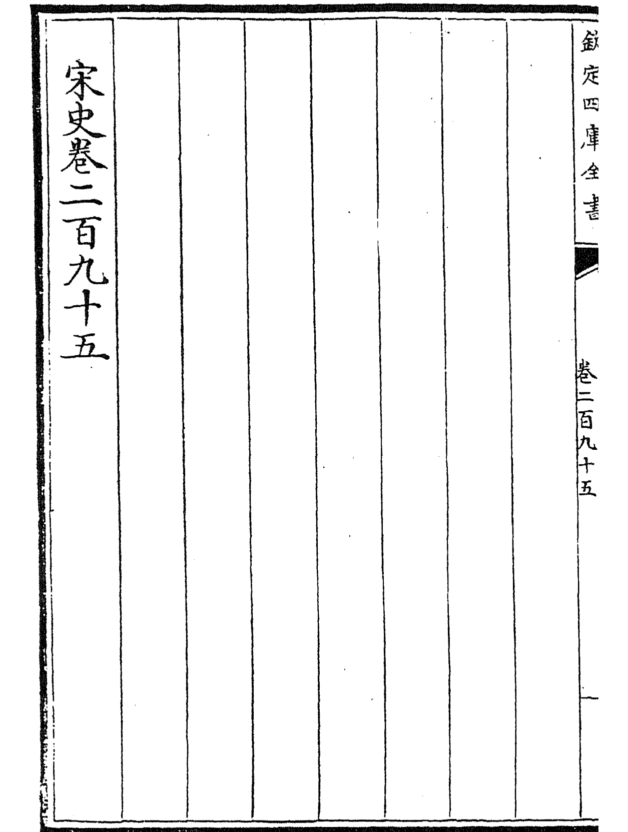
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為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脩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擿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擿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為放軼以

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令昔惟
以體要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
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
復為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
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
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郯
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

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令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為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復兼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

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
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癱卒贈禮部
尚書謚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
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為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藁成皆雅
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
癱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
云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兄子庶為嗣弟寘舉進士第
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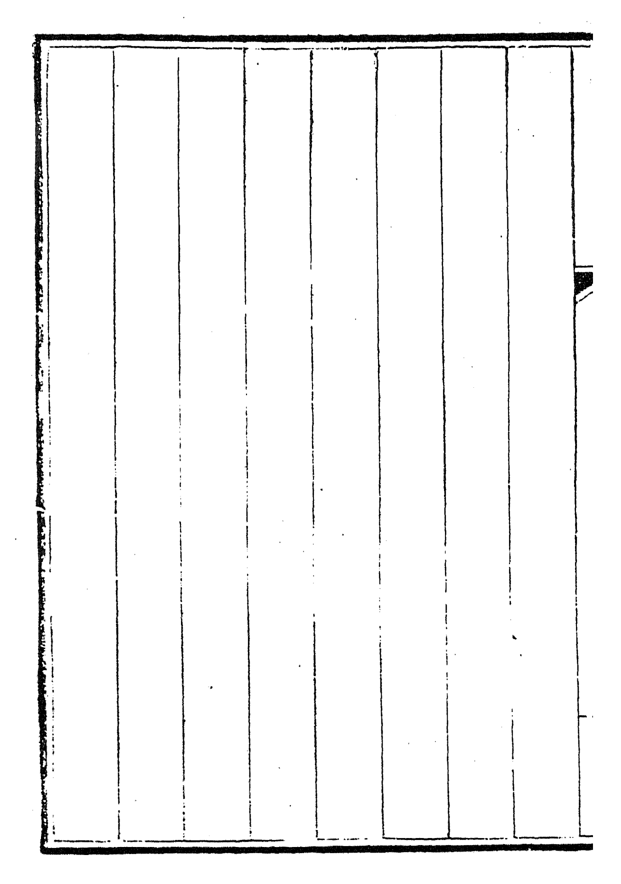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内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徼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用羣材以更内外之治于時俊傑輩出尹洙崎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為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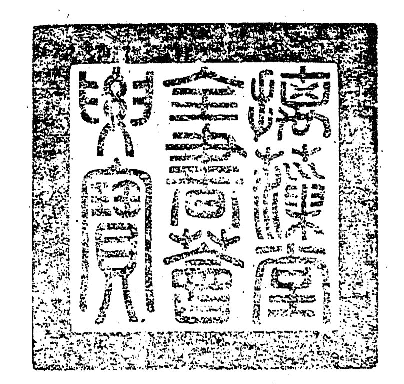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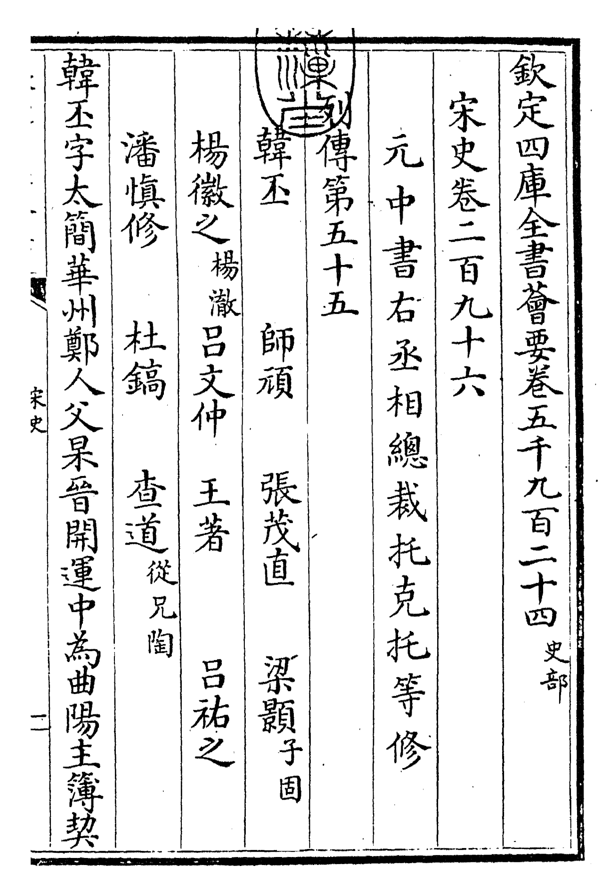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百九十四第十七頁前八行初世卿監

延豐倉按世卿疑當作冠卿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四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五

韓丕　師頏　張茂直　梁顥子固

楊徽之楊澈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愼修　杜鎬　查道從兄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為曲陽主簿契

丹攻城陷没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為人講説常有山林之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寳中鄭牧知文州與之偕行遂薄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聲名藉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擢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

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黄中徐鉉同知貢舉丕屬思艱澁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詻譴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每陵轢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虢州就改職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化二年召入為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職充集賢殿修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

侍郎徙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
大中祥符二年卒丕鈍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
雖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頏字霄遠大名内黄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終
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關右頏少篤學與兄頌齊名建隆
二年舉進士竇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軍事推
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為解州推官太平興國
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陜西河北轉運判官就改著作佐

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秦王廷美假公
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官六年改殿中侍
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復
為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頗所至以簡靜為治蜀人
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
拜工部郎中命知陜州賜金紫時西鄙用兵餫道所出
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為盜頑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
刑部郎中未幾召還真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次

于外累召對詢其文章頑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二年與温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奉終喪頑曠達夷雅搢紳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丘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里

茂直方弱冠慕容彦超據州城嘔之守陴及周師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鬒惜為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為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泰州為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静安軍軍不領縣城闉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隷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

薦其才改秘書丞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為記室參軍王好學多為詩什遇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眞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即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頏輩相繼知制誥茂直既入西閤會元傑生日遣持

禮幣爲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顥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

俾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燿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彦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愼擇必盡至公柰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咈

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闒茸妄進濫厠科場者間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則内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淳風俗也況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人之治亂君臣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

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畧中獻賦太宗詔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為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門登聞院顥在大名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顥坐貶虢州司户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史館歴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内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眞宗初詔羣臣言事顥時使陜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為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

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表顗參其事又同修起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羣臣邊事顗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為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

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鑾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横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懲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狥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

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爲名將士卒
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爲游騎不齎軍糧
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爲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
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爲衆所推服者取十人
爲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爲利
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
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
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邊寇内量出兵甲援救如此

則乗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覲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為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顥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顥為之副顥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眞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者悉付顥洎薛暎詳閲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與暎分為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戸部使

會罷三部使以顥為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權知開封顥美風姿强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適適相仁宗别有傳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常著漢春秋顥器賞之初以顥遺廕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

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歷戸部判官判戸部勾院為人氣調俊爽善與人交蹤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臨事麤率固摭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鞫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郜仕閩為義軍校家世尚武父澄獨折節為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為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為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遂與齊名嘗

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温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徽之與李覃何曮趙隣幾中選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纂禮樂書徽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為天興令府帥王彦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吟詠酬答復為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

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為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為賜遷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為文苑英華以徽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為百八十卷歴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賡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

許州入判史館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
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
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
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
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
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奬人材繇內及外之
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首草
萊增置員數分教冑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

旌别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童儼爲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泊錢若水甚厚旦夕將大用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徽之徽之語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泊泊方固

寵謂徽之遣熙構飛語中傷已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
其語出徽之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
徽之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眞宗尹京妙選僚佐驛
召為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
殿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徽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
眞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年春
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

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為之賜宴秘閣且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偓集並同學究出身徽之純厚清

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世謂其知言徽之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友自為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既没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疾卒及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歲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一無遺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為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鄴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徑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為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謂澈文詞敏速可當

書檄之任調補河内主簿再遷青州司戸參軍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漵鞫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滬州江南平改通判䖍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偽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漵單騎直趨其壘諭以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漵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衆依山謀亂漵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遷右賛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

同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中咸平初遴選王府僚佐以澈為雍王府記室參軍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為東京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逸王驚而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幾起為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繼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偽唐歙州錄事參軍

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輙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吳淑讀之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侍書學葛湍亦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湍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

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内品方保吉專幹榷酤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掊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為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恥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為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

判吏部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為三十卷詔書加奬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内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糺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

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吏察其為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末為晚也上從其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久居禁近頗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錄其子永為奉禮郎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為時論所許有集十卷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為成都人賁仕王建為雅州刺史父景瓌萬州別駕著偽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

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文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録其子嗣復為

奉禮郎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録事參軍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右贊善大夫出為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貝州換右補闕直史館通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假内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沉之即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

所貸淳化初判戸部勾院會分備三館職以祐之與趙昂安徳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有東野日宣者祐之以妻族嘗薦舉之坐鞫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授殿中丞再直史館未幾復知制誥太宗嘗閲班簿擇近臣舉官覩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正可令贖過矣即取祐之焉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眞宗即位轉給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歳餘又典

襄陽歸掌吏部選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職祐之亦出為集賢院學士仍並遷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

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羣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修為太子右賛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

官知直秘閣愼修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説以獻大抵謂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俄同修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眞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

宰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轝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愼修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年草遺奏不爲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爲恨上憫之錄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給舟載其柩歸洪州愼修風度醖藉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眞宗一日以問愼修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愼修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

喜奬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
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
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旁親
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
甚奇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江南平授
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

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賛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黄金而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昻劉承珪編

次館閣書籍虞部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修太
祖實錄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
制因以命錫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
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
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為對預修冊府元龜改
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
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中
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

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録其子渥為大理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閲必戒書吏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皷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

以待賔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査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為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祖聞元方所為優奬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羮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

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絶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歴俾錄其課給以實奉至道三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奬遷秘書丞俄徙知杲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

餘止西充之大木槽穀弓露刄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刄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

以召和氣令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内曽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絀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為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卞衮為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

問事本道素未省也不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慍色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王曙並命焉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眞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年以耳瞶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餞之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

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三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祿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寛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

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奕棊深信内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

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歸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宋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勗即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持法深刻用刑多

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後為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為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為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内閣以設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丕之清介碩之和

豫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愼修之醞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强識査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啟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溫仲舒寇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